父亲的手扶拖拉机

张成红

周末到了,我自豪地驾驶刚刚买来的轿车,从城里回到阔别已久的乡下老家。当我闲下空来,信步走进老屋后的储物间,又一次看到那辆熟悉的手扶拖拉机。它机身斑驳,手柄破损,一股异样的情感电流瞬时溢满全身。

横卧在眼前的这辆手扶拖拉机,它承载着已故老父亲在农埂上奋斗的翻身梦,也承载着我的烂漫的少年梦,青春梦。

我小时候在乡下上学,父亲、母亲和乡亲们都是在农田上牛耕人种,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耕作劳动。此后有一天,村里忽然开进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们小孩子都跑出来,围着看。后来得知是一个村干部弄来的,而且这位干部还时常载着自己的孩子去上学,看着这一切,我们一个个都羡慕得要死。

我们每天上学,都要跑到七八里外的城东学校去,看见别人搭乘拖拉机,即便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被颠簸得前伏后仰,也觉得是很荣光的事。整个初中期间,我只搭乘过一次。那是一个早晨,我正独自行走在上学的路上,忽然看见那辆熟悉而又陌生的拖拉机停靠在路边,那个村干部忽然招呼我上去,我犹豫了一下,就爬上去了。他威武地端坐在机头正中,他的儿子和侄子坐在机前,我在后头紧紧抓着护栏,心里紧张而又激动,看着旁边路过的同学,却又立刻矜持起来。

回家后,我很骄傲地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父亲默默听完,只说了一句话:“好好读书,不要怕吃苦!”

那是八十年代的初期,正是土地包产到户的头几年。每到春种秋收时节,母亲天不亮就下地去忙了,父亲或早起耕地,或弓着腰挑着担子,来来回回穿梭在农田和打谷场之间。父亲是上过初小的“文化人”,又兼着我家距车站较近,就和母亲商量,在农忙之余做点小生意。每天父亲去赶集贩卖,回来都会坐在草屋破旧的木窗下点数那几张握得皱巴巴的纸币,有时也会抬起头看着远处那辆耀眼的拖拉机出神。母亲则在车站的对过用一只破旧的大油筒支起一个简易的土灶,灶上煮着面条、水饺。车站来往的乘客们等车等急了,就会走过来,花几角钱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汤面或水饺。一个冬季下来,母亲也小有收益。

直到九十年代初期,父亲了解到土地承包几十年不变的政策后,想到自己承包的土地虽然不多,但年龄越来越大了,眼看着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户陆续买了拖拉机,要强的父亲就动了心思:这“铁牛”只喝油,不吃草,爬沟越埂方便灵巧,既可以打谷、耕地,,又能拖货载人,的确很实用。可是,一辆手扶拖拉机要几千元,父母一年忙到头,除去我们姊妹的学费和生活开支,还是没有多少结余。正当父亲为钱发愁的时候,恰巧赶上国家鼓励机械化耕种,信用社对用于购买拖拉机的贷款有很大的政策优惠。父亲一狠心,卖了老弱的耕牛,又贷了部分款,一辆崭新的手扶拖拉机终于开进了家门。父亲开拖拉机进门的那天,我正好也在家。父亲显然掩饰不住心中的欣喜,双手在蓝黑色的车把上摩挲着,那情形似乎比抚摸他的孩子们,还要深情些。于是,这台拖拉机就成了父亲的肩,父亲的手,父亲的脚,成了父亲最亲密的伙伴,最敞亮的微笑和最真挚的骄傲。

父亲自豪地开着这辆拖拉机在村前的土路上进进出出,不仅为我家盖起了四间砖瓦房,担起全家的主要劳务,而且在我结婚时为我解决了急难,这是事先谁也不曾想到的。

我师范毕业后,到一乡镇中学任教。不久,我要结婚了,公公家里租赁一辆面包车作为婚车,然而天公不作美,结婚的头一天下了一场透心雨,面包车停在泥泞的土路上不敢前行,这下可把大家愁坏了。

父亲急得从屋前转到屋后,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辆手扶拖拉机上……他顿时登上机座,蹬闸打火,双手握着车把,喊着说坐上吧闺女,老爸就当一回送嫁人吧。于是他高高地昂着头,笔直地挺立腰杆,我穿着鲜艳的礼服坐在父亲的身后,也骄傲地仰着头——这是我父亲的拖拉机,我坐着我父亲的拖拉机出嫁了!忽地又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坐别人家拖拉机的紧张和激动,心里涌动出说不清的酸和甜。

啊!陈旧而又熟悉的手扶拖拉机啊,虽然你比起现在遍地奔驰的轿车来说,早已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但是你曾经是我父亲那一辈农田劳动者奋斗不息的梦想,也曾经是那一辈父亲送给儿女的自豪和骄傲。我怎么能忘记你呢?,我会永远牢记和继承蕴含在你身上的奋斗和开拓精神,紧紧地跟着党和国家继续改革开放的步伐,去创造一代又一代人朝思梦想的改革梦,致富梦,创业梦,以此来告慰我那曾经不息奋斗的伟大父辈。

永康十景

董书冰

上接第 1038 期

九、红军纪念馆

红军纪念馆位于永康镇友爱行政村中臧组前小山上。1928 年春,在永康镇友爱行政村的臧家庄,绅士臧德新等红枪会会员去凤阳县山后街为其本家防匪,结识了共产党员方再暄。不久,经方介绍,臧德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定远县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臧德新回到家乡永康镇周边一带开展组织建设活动,发展了王庆春、张汉民、王仲亚、李明远、孙玉彪等人入党。1928 年夏,中共凤阳县山后支部书记方再暄代表上级党组织,来到臧家村宣布:中共定远县臧陈支部成立,王庆春任书记。这是定远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支部。1930 年 3 月,组建的定西特委在臧陈村、河北魏、能仁寺、靠山集、枸橘梨王、西卅店、永康镇、凉亭等地组织开展抗债抗租借粮斗争,同地主富户进行说理斗争,吸血鬼们被驳斥得理屈词穷,全区发展党员四五百人。1930 年 11 月,定西特委按照中共长淮特委关于组建工农红军,搞武装暴动,迎接红四方面军北上等指示,召开全区党支部书记会。会议部署创建红军暴动方案:由区委负责军事工作的胡寿芳统一指挥,参加暴动民众有 2000 多人,首先打掉国民党永康、炉桥区公署,夺取武器,再攻打定远县城。1931 年夏,定西特委在永康镇臧陈村等多地训练赤卫队,准备捣毁当地的联保公所。后因红四方面军北上改变线路,暴动未能实施。1934 年 3 月,定西特委成员翟长林叛变投敌,定西党组织遭到破坏,区委书记张汉民外逃到蚌埠被捕,后买通狱卒脱险。

十、古树绿荫

生长在永康镇友爱行政村东岗刘村的古黄连树,有 210 多年树龄了。按照林学界“一百年以上为古树,五百年以上为国宝”的古树鉴定标准,东岗刘黄连木属于中等古树。黄连木以 210 多年的生命,见证了定远西部自清代嘉庆末年以来发生在永康镇一带的重要历史,尤其是一九四七年农历九月,凤阳山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老鹰董村打伏击战,副司令周衣冰(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将、中央委员)带领突击队,从村南三里的老鹰董村追击国民党军队到东岗刘村黄连树下。敌军指挥所就设在黄连树下,敌营长站在黄连树上指挥作战。敌人被击溃,死伤近五十人。老鹰董伏击战是凤阳山新四军游击支队组建以来,第一场规模较大的战斗,重创了作恶多端的国民党顽敌,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支队的威风,为反“清剿”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很大的贡献。

古老的黄连树有庞大且造型完美的树冠,它巍峨地矗立在约十亩见方的空旷广场中央,初夏开始就遮天蔽日。抬头仰望,空中尽是绿色的云,漏下的阳光如一颗颗星星在眨眼,绿荫泼满大地;人扶树干,酷似啄木鸟在劳作;树干旁立一石磙,犹如一只擂钵蹲在一口大水缸旁。黄连树的干直径约二米,根部已生出多个碗口大小的“赖皮疙瘩”——树的“老年斑”。树干上钉有标牌:“国家三级古树:黄连木;漆树科、黄连木属。树龄:210 年。定远县人民政府。二〇一二年。”游客观赏至此,顿觉宇宙之大,天地之老,人生太渺小,应当及时努力;让人在回归自然之时,身心得以受到古朴、典雅、高洁与天人合一的美感强烈撞击:一个人,既来人间,就得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完)

回忆芳香

李永记

仰望无月的星空,淡淡的思绪缓缓地翻阅着已逝的时光。美丽而苍白的往事,仍在脑海和心间徜徉。深埋于心底的思念,时常在黑夜里泛起忧伤。清风吹拂,吹落了光阴的薄凉。季节的思念如漫舞的花瓣,落地成殇。蘸一滴墨香,携几缕柔情,让那些缠绵悱恻,静静地在文字的海洋里流淌。曾经的花开,醉了谁的心房?如今的残红,又把谁的柔情损伤?独上西楼远望,晓风残月,无语凝噎,谁还在断肠?剪一段月色绵软,织一缕相思无殇,还能再为谁奏一曲红尘绝唱?喜欢用文字将一桩桩心事变成韵律小字,心静如莲,纯净安详;淡看过往,携一缕阳光,洒在明媚的初心使之阳光、亮堂。寂寞时,在文字里找寻着自己初心的纯洁,还有那难忘的时光。把今生的深情和眷念以及那些遗落在心底的缱绻,细细地描摹、品尝,切莫把美好的愿景都视为遥不可望!

即便背后有很多忧伤,也要微笑面向阳光。静待平淡岁月,自会有平淡的风浪。再多伤感,也不要徘徊、彷徨。一首歌曲能让我们流尽酸涩和哀伤,一丝温柔也能激起我们的冲动和欲望。多少心与情的忧伤融化于点点泪滴,缠绵而悠长;多少如烟的过去逃不出一种羁绊的束缚,只留下那如水般的寂静、淡然的过往。

如今,凝望遥不可及的夜空,只愿用初始的素心将你铭记,将那份深深的眷念、切切的思念、隐隐的牵挂在深不可及的心底隐藏。是谁的笔尖墨香涂抹了一纸老旧的素笺?点缀了千般温暖的爱恋,引燃了万般相思的芳香?

有谁明了:回眸处的坦然只是寂寞后的伪装?唯有那份情,那份念,依然萦绕于心,难以释怀,难以遗忘。

回首,芳香;前望,阳光!让我们敞开心扉,一切都充满正能量!

冬 韵 苗青 摄

初冬候雪

王淑芹

寒风的一声怒吼
叶子们便纷纷地逃离了秋天的枝头
萧瑟的冬天里
在天与地的舞台上
雪花成了这场舞台的主角
莹洁的雪
带着季节最纯情的问候
为整个世界点赞
每到一处都要献上
洁白的厚礼

冬天是四季中最唯美的画卷
圣洁的雪花是点睛之笔
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
带着雪的六种情义
从雪的六个方向缓缓而来
如果说寒风是冬季里最忠实的信使
那么雪便是冬季里最欢乐的音符
她们为天地歌唱
她们为江河歌唱
她们为冬天故乡歌唱
每一段清新的韵律
都从冬天的笛孔里飞出

雪是冬天里的尊者
一切都要听从雪的发号施令
雪发出的洁白的旨意
是不容更改的
一场接一场的雪
就是献给冬天的厚礼

虞姬:千年梦回中九华

方 湘

两千多年了,我至今眷顾着定远那座寂寂无名的中九华山。

当年,楚汉两军对阵此山而留下了千古名泉——楚泉和汉泉;夫君在山高、林茂、道险、顶平如砥之处,修建了前后数十里的“霸王寨”;寨高 70 米,三面环以陡壁,夫君在寨前缓坡“大刀场”上练兵;我在那条幽长风色山涧盼郎凯旋,在山南腰突兀的巨石上观敌料阵,在山西侧一尊风光大石上与夫君共同休息,谋划作战方案,从此留下了“望郎沟”“望夫石”“夫妻石”。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今,我圣洁的灵魂还会来到依然绝代风情的居所,独自盘桓在后人修建的“霸王庙”和“虞姬祠”的遗址边!

历史久远,记忆不新。某年某月的某一日,也许是凌晨时段,也许是黄昏时分,也许是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刻,我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夫君,将刘邦那厮追得无处可逃。可是时运不济,在中九华山下一条涧溪边,夫君坐骑乌骓马突然蹄陷岩中,仅仅少了十步,让他逃脱!气得夫君一鞭下去石破天惊!否则历史一定改写。刘邦那厮,逃命之际“迷失道”,遇农人陈铎偕妻、妹田间耕耘,被他们藏之于枯井。可惜的是,夫君寻不着刘邦,陈铎等人又佯装不知。急躁之下杀了他三人,失了民心,留了隐患!如今,山下那“少十步石”“陷蹄石”“一鞭石”“枯古井”“陈铎祠”“高皇庙”等楚汉风物仍然沉默并存,栩栩如生,迎送探奇客,让人杂味纷呈。从“一鞭石”的鞭缝中汩汩流淌的溪水,一如两千年前的碧沏,那不是清泉,是英雄泪啊。这一切,都有旁边巨大的石蛤蟆见证。见惯历史风暴的蛤蟆石啊,你饱经沧桑,给世人指点迷津,难怪当地孩子都来拜你为干爹!千年不变的干爹!

历史不弄人,得失在民心。垓下之战后,夫君率八百忠义壮士突围渡淮,被敌将灌婴五千人马追至古阴陵城的中九华山对垒。在“少十步石”处,夫君眼见就被灌婴伸手擒获,可夫君何等人物啊,一鞭纵马,跨越十步,绝尘而去。从此,“少十步石”“一鞭石”再次厚重了传说。夫君逃命之际同样“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等到再次突围到达东城,仅剩下 28 人了。历史复又重演,可结局如此不同。在这里,我随夫君双双战死,楚汉相争的大幕在定远境内轰然落下!夫君失败的原因是不善于赢得民心!

我对定远的中九华山情定终身,千年不弃。朋友,你来中九华山访古探奇时,一定能与我相遇。不信,你到“霸王桥”“马湾潭”处转一转(千万不要去“刘会桥”“高皇坝”),迎面走来的一群定远姑娘中,那个最美丽最有古典气质最能歌善舞的,就是我的转世金身!

榜 样(外一首)

杜金陵

他们是冲锋陷阵的英雄
他们是逢山开路的先锋
他们是各行各业的楷模
他们是新时代层出不穷的功勋

他们从大地中走来
又到汹涌的大海中翻滚
他们在镰刀与斧头的红旗下奔跑
又到火热的阳光下打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他们溶入血液的精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他们用智与力的合成,血与汗的结晶
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
生生不息,死亦光荣

他们是一颗颗沉甸甸金闪闪的夜明珠
镶嵌在高高的塔顶
日夜照亮后人前行

祖国不会忘记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他们是我们永远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美的升华

用文字记下每一件好事
如同一盘录相带
能够再现美好的过去
让你重返往日的年华

即使你已经老化
你也十分坦然
既不惋惜也不害怕
尽情地回忆
让甜蜜创造美好的升华

诗路花语

三 渴 横 山

马光前

上接第 1038 期

男子掏出香烟,点上火,和我们聊了起来。他们是明光市横山乡人,这座山的南半部分属定远县,以红色砂岩为主,看上去为红色,定远人称之为“红山”,所在乡镇曰:“红山乡”;北半部分属明光市,为绿色森林覆盖,山体修长、顶部平坦,如汉字中厚重的一横,明光人称之为“横山”,所在乡镇曰:“横山乡”。他们住的村庄就在横山脚下,叫林圩,祖上曾在庙里帮忙,死后就葬在林间。这片菜地相传好几代人了,文革时期也从没间断过,好在山深林老,政府并不在意。我问,你们见过寺庙吗?他说,据老年人讲,这庙叫半山寺,也叫“法华禅庵”,位于山脚往上三分之二处(山的脐部),被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抗战时期,这里只剩下部分僧人用房,由于地处藕塘(新四军)至明光(日本人)的中间点上,常为我新四军所用,被鬼子烧毁,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既然是两县共有,那么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呢?”我问。

“哪有这个讲究!”他笑了,“应该在山顶吧,好像也没有,大家和睦相处,约定俗成:定远人不采伐林木,明光人也不挖掘红土,嘻嘻……”

临走时,他不好意思地向我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离开时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们说,一定的。

天降丹霞

家庭有喜事,逢人便说,家乡有美景,见人就夸。如绿蚕眠卧的横山,似落霞披拂的红山,足以让我在异乡(明光市除外)的友人面前炫耀的了,然而班门弄斧并非他人专利,往往自己就是弄斧之人。一次,在苏州参加朋友小宴,我绘声绘色地介绍了家乡的大红山(横山),一位操吴侬软语的女士问我:“先生,您怎么不介绍那里的丹霞地貌呢?”我顿时语塞,不好意思地反问道:“丹霞地貌,哪里呀?”

“吆呼!”她笑道,“就在你所说的什么红山、横山的啦,这点都不晓得,定远县拂晓乡哎,我们去过的!”

我顿感羞愧,酒量也没发挥出来。怎么又扯到了拂晓乡?回来第二天,我按照导航的指引,独自驱车来到大红山的东南角。下车后,呵!满眼的红砂岩,鲜艳夺目,如地毯般,引导着游客上山,入其佳境。

景区呈开放状,不要门票,也无约束。越往上,丹霞越多、形态越奇、颜色越艳,据说这里的丹霞地貌形成于 1.46 亿年之前,石峰石柱,应有尽有,红、黄、橙、白、灰,五彩斑斓,令人震撼。赤壁丹崖平地而起,彼此相连又遗世独立,体态圆润,婀娜多姿,特别是红、白相间的平行线条斜斜地间错分布,如鸳鸯颈羽、朱鹮展翅;灵动如天马、憨掬似企鹅,芙蓉刚出水、彩练正迎风。没有人为的命名,没有假充内行的提示,行进其中,你可以遐想,可以触摸;可以文雅,也可以放肆。倏然间,你会完全忘却了自己,尽情地一无所有地融入了这片红色的世界:一种教科书上根本找不到的无可比拟的天外之色——亿万年修炼的美。

惊喜之余,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拜访过的半山寺来。于是,驱车绕山脚前往,到山北,路断。经牧羊人指引,徒步上山,于荒草杂树间、早年入口处,匍匐钻过由几株长满黑色木耳的粗大朽木设置的路障,进入丛林。林间密不透风,古树遮天,落叶盈尺,狐鸣獐跑,枭飞蛇行,森森然,不觉冷汗浃背。发现误入歧途,然进无可进,转身处,脚下为古城墙一角,青苔盈寸,古藤如蟒,于是悄然退步,落荒而逃。

出山后,再寻牧羊人,杳如黄鹤。

一山跨两县,三乡共有之,“红山”取其色,“横山”取其形,“拂晓”取其奇,它们各取所需、各采所长、各扬其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这座拥有艳绝人间的色彩、沉睡千年的文物、修炼亿年的地貌的神奇的山,焕发出异样的神采,逐渐为广大乐游者所关注、向往,他们从全国各地而来,游览、观赏、拜谒,这就要求我们做好相应的保护和开发工作。然而,保护,不等于封闭;开发,也不等于放任。

(完)